

養

一

齋

詩

話

養一齋詩話卷九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李于鱗選唐詩五古不取老杜北征七古不取太白蜀道難遠別離知其于此事所見甚左然于鱗七律當代首推而所選七律於老杜諸將詠懷古蹟等作亦一概不錄若初唐人應制諸篇則累累選之不知有何意緒于鱗七律自是規撫右丞東川處多非從初唐入手何爲濫收如許然于鱗選右丞東川七律亦不盡如人意如右丞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

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
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東川物在
人亡無見期閒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
青山似舊時悵望青天鳴墜葉巘岵枯柳宿寒鴟憶君
淚落東流水歲歲花開知爲誰調平意復豈獨非絕作
而已而于鱗皆選之然則于鱗之於石丞東川猶未窺
其精要也

于鱗于嘉州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禰溪夢裏山注云
是三昧語最要頓悟是卽漁洋三昧集之開山也愚按

嘉州此聯宛轉入情虛實相副妙處正在目前詮以三昧轉覺鑿之使深令人難喻漁洋祖襲此論亦好高之弊也

李于鱗論唐人七絕以王龍標秦時明月爲第一人多不服王敬美云于鱗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按于鱗雅好餽餉字句爲奇故敬美用此刺之然敬美首選黃河遠上蒲萄美酒二詩究之調高議正仍以秦時明月一篇爲最不得緣于鱗好奇而抑此名描也

王敬美曰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

應付之語長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能破此一
關沈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此一段真文章不二法門
不獨論詩宜爾予每欲書之席端以爲行文準的又曰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弃晚唐然取法固當
上宗論詩亦勿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
家而後可以言格又曰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
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此皆
能爲末學膚受輩進苦口之藥石劍管身之膏肓也徐
昌穀談藝錄極求簡與其實庸庸無此切中痼疾之言

作詩工於敬美論詩遜之甚遠漁洋極尊談藝於藝圃
擷餘則忽之偏矣

崔郎中黃鶴樓詩李太白鳳皇臺詩高著眼者自不應
強分優劣瞿宗吉謂太白結語懷君戀闕意較閔遠予
前已駁之王敬美乃謂崔之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長
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是太白爲不當不知兩
詩皆以十四字成句崔之愁生于日暮煙波李之愁生
於浮雲蔽日或興或比皆愁所繇結耳箇中旨趣豈有
軒輊敬美祇就末七字索意遂覺不敵是敬美自誤非

太白誤也予笑太白此詩人人習誦而評者都不甚允
范德機云登臨詩首尾好結更悲壯謂登臨詩首尾不
易全好而此獨完整耶抑非登臨詩首尾便可以不全
好耶既曰首尾好何云結更悲壯耶結之悲易見壯則
安所指耶劉會孟云若無後兩句亦不必作出于崔顥
而特勝之以此然則太白所以作此詩者專爲末二句
另翻一意求勝於崔而後爲之耶然前六句較遜于末
聯末聯之較勝於崔會孟何又不能明言而作啞語不
了語以示人耶王元美云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

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
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
鶴何年卻向帝城飛夫作詩各有意到何況供奉天才
豈難自立鳳皇臺人疑學步鸚鵡洲又說效顰太白非
崔郎中將不作七律耶吳宮二語閒接甚緊婉接甚適
正占氣流行變動處所謂非作手者將不能矜張字句
以求工耶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瑤臺含
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豈塵凡下土步伐思議所
及者獨以兩結爲美將此超元入天之句亦遺之耶合

數子以求之孰爲當可之論元美敬美同氣聯鑣論太白詩忽相違反又何耶世說云非但能言人不得並索解人亦不得茫茫古今足爲三歎

沈存中云鸚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暢當李益三詩能狀其景按之渙白日依山盡一絕市井兒童皆知誦之而至今斬然如新暢當詩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同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與之深遠不逮之渙作而體亦峻拔可以相亞若益詩云鸚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

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爲長
風煙併起思鄉望遠日非春亦自傷較之吳融鶴雀樓
詩烏在林梢腳底看夕陽無際戍煙殘諸句稍有詩局
然前半平適落套後半粗率任情去王暘二詩終不可
以適里計存中並舉之過矣大抵益詩深於七絕律體
乃其所短卽飲馬泉一律于鱗歸愚等皆選之佳處果
安在乎

容齋隨筆引温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
湮沒不傳于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鷓鴣雀樓有王之負暢

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按負字必係渙字之訛諸字必係當字之訛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暢當與韋蘇州屢有唱和本屬勝流故其鸛雀樓詩卓絕時輩如此愿攷他本皆無作王之負暢諸者溫公所見不知何據容齋未加訂正亦不可曉

中州集以党竹溪與趙閱閒並列大家閒閒亦謂堂堂竹溪翁如天有五星象籀深漢魏文章仿六經愚按党非趙匹也党詩清脫有餘雄渾不足七古如吳江新齋

圖春雲出谷圖跌宕處頗得坡公遺意惜不多見傑句
如地傾灘水北山斷穆陵東潮吞淮澤小雲抱楚天低
亦不多見也閒閒則氣體閑大健筆縱橫名篇鉅製不
可悉數金源之國手遺山之先師信無媿色如遊華山
寄元裕之七古雖使裕之執筆不能過乃裕之選者祇
數十首所遺佳什甚夥均待我朝補訂而後傳其於閒
閒義分不薄何不竭蒐輯之苦心耶

閒閒亦有率句開裕之派者如上方云貪看歸鳥過林
隙不覺奇峯墮眼前沿藝長公句法光武廟云灑落君

臣契艱危廟社圖侯公雲溪圖云滄海未全歸禹貢山
東且願變齊民徑以杜句對已句均非詩法而裕之亦
時復犯此又如一證萬萬古洪荒萬萬古則尤裕之所
習見之調也

趙閱閒元裕之詩脫口便有勁氣此豈幽燕之風土爲
之抑寢饋于古大家者深耶予欲專取二家詩擇而鈔
之醫婣娜罷軟之陋習未嘗非一助也然裕之澹遠之
作甚希而閒閒則多有之集中和葦諸作當其合處頗
有焚香埽地之趣如岸曠送歸鳥隱几見遙岑不下溪

頭路坐看檐際山雲蒸坐禪石露溼行道徑宿雲不歸
山野水自成塘呼兒問牛飽又向山田耕近樹斂暝色
遠山猶夕暉未必卽左司而塵土之氣洗鍊殆盡惟和
陶則率筆多耳

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老杜詩家初祖翁句法曹
溪尚論淵源師友他時派衍江西皆曾茶山詩也夫祖
工部可也竟以涪翁爲杜之法嗣可乎此自茶山之見
耳茶山五言時有清迴之格如卷書坐東軒有竹甚魁
偉清風過其中裊裊鳴不已寫之以素琴音節淡如水

不惜爲人彈臨流須洗耳叢蘆受風低積潦得霜淺沙
勻洲渚淨水澹鳧鴨遠禪扉掩畫夜短紙開秋晚欲問
此間詩半山呼不返趙仲白所謂清於月白初三夜淡
似湯烹第一泉當指此種言之他作則多筆率氣羸雖
嘗受法於韓子蒼在江西宗派中然與涪翁之嶮峭已
絕不似況老杜哉所以得盛名者或由劍南爲其高足
耳評者謂其全集風骨高騫蘊含深遠居涪翁劍南間
未爲蜂腰非篤論也

暢當河中鸛雀樓詩容齋隨筆以爲暢諸子前已正之

矣或謂暢諸乃暢當之弟皆河東人皆有詩名則此作屬之于諸亦似可通者然攷諸詩今祇存早春一首云獻歲春猶淺園林未盡開雪和新雨落風帶舊寒來聽鳥聞歸雁看花識早梅生涯知幾日更被一年催才氣甚卑不類迴臨飛鳥上一絕風格若當詩則如夜殿若山橫深松如澗涼陽厓全帶日寬嶂偶通耕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如蒲州絕句蒼蒼中條山厥形極奇瑰我欲涉其厓濯足黃河水皆極超拔與鸛雀樓詩相類則此作不得屬之於諸也決矣

太白詩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昌黎詩先王遺文章
綴緝實在余此皆高著眼孔有囊括百世之意然後吐
氣奮筆足爲一代宗匠學者徒於聲律字句間鞭心低
首反覆攻苦求爲傳人而終與秋草並腐煙雲等滅者
非不幸也其樹立使然也

垠崖剽奔幣乾坤擺雷頽刺手拔鯨牙舉瓢斟天漿文
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自是
昌黎詩法得手處然昌黎不又云狂詞肆滂葩低昂見
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乎公詩有滂葩而無平

澹終非詩教之本指也如月蝕詩雖剛改虛全作終若
怪僻譴瘧鬼嘲鼾睡尤游戲不經至如雙鳥詩天公告
雷公百物須膏油不停雨鳥詠百物皆生愁不停雨鳥
詠自此無春秋不停雨鳥詠日月難旋轉不停雨鳥詠
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某不爲某天公怪雨鳥各
捉一處囚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此等詩自怪僻而
入詭誕頗於詩教有害殊非游於詩書之源者之吐屬
也唐人謂元和之風尙怪殆指公此等詩而言之歟抑
公亦爲風氣所移歟要之滂葩平澹間學者酌而用之

斯善學昌黎矣

昌黎贈東野云文字覷天巧此巧字講得最精蓋作人之道貴拙不貴巧作文亦然然至于天巧則大巧若拙非後世之所謂巧也孟子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從心悟非洞澈天機者不足語此若以安排而得則昌黎所云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也

王建上昌黎詩云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鋒歷九州不以雄名疏野賤惟將直氣折公侯頗能得昌黎一生佳處然建詩惟樂府可貴宮詞已浮尤律詩尤淺俚不

人格如答寄芙蓉冠子云雖經小兒手不稱老夫頭新
居云自掃一間房惟鋪獨卧牀題禪院僧云不剃頭多
日禪來白髮長題金家竹溪云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
魚行不怕人官舍云眇身多病惟親藥空院無錢不要
關贈田將軍云大小獨當三百陣縱橫祇用五千兵送
唐大夫云旄節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贈索暹
將軍云渾身著箇癢猶在萬槊千刀總過來贈王屋道
士云法成不怕刀槍利髓質常欺石榻寒贈王處士云
鼠來案上常偷水鶴在牀前亦看蒼其淺俚多類此佳

句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則溫飛卿詩
斜月照牀新睡覺西峰夜半鶴來聲則姚武功詩誤入
建集耳自云鍊精詩句一頭霜吾未見其精也然以樂
府得與張文昌齊名學詩者信以古體爲先務矣

趙開閔詩多倣古人除擬和陶韋數十首外又有雜擬
十首倣右丞獨坐幽篁裏一首倣嚴武臨邊一首倣太
白登覽一首擬李長吉擊毬行一首倣張志和西塞一
首倣玉川子爲呂唐卿作一首倣樂天新宅一首倣郎
士元寶刀塞下兒一首擬東坡謫居三適三首倣梅聖

俞月出斷崖口一首何其好摹古人一至於此姜白石云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模仿者語雖似之韻則無矣誠哉是言也且無論趙閒閒輩卽如文選雜擬上雜擬下凡六十首惟陶公日暮天無雲一首得自然之趣然亦渾言擬古故能自盡所懷若陸士衡專取一題而擬之共十二首謝康樂江文通專取一人而擬之謝共八首江共三十首舍自己之性情肖他人之笑貌連篇累牘夫何取哉然則渾言擬古倣古猶之太白之古風誠作者所不廢若專倣一題一人之作惟全集中偶

見一二可爲排悶遣日具多至數十首斷非通達詩本
者也嚴滄浪謂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
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
尉一首不似西漢吾取江詩反覆細讀如擬左記室詩
只是數史中典故擬郭宏農詩只是砌道書景物擬謝
臨川詩只是狀山水奇與此爲神似吾亦能之何必五
色筆也若擬陶徵君詩氣味去之亦遠惟刺取陶集東
臯舒嘯稚子候門或巾柴車種豆南山下帶月荷鋤歸
濁酒聊自持但道桑麻長聞多素心人諸字句能爲貌

似而已豈獨不似李都尉哉文通一世雋才何不自抒
懷抱乃爲贗古之作以供後人嗤點滄浪回護仍是爲
古人大名所壓如謂謝靈運詩無一首不佳無論靈運
他詩蕪冗實多卽擬鄴中集詩豈非索索無真氣者摛
其累句如忝此親賢性由來常懷仁旣作長夜飲豈願
乘日養衰咩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清論事究萬美話信
非一朝遊牛羊下暮坐括偈鳴求涼弱水湄逢寒長沙
渚自從食葦來唯見今日美良遊非晝夜豈云晚與早
用事抒詞濶補支絀乃兒童裝字爲詩者耳以此爲美

直是怪事滄浪詩話吾所最喜然大體精切微疵所在亦誤後人不可不與抉出匪敢云好而知其惡也

洪容齋攷訂他書極詳於唐宋詩證據亦核獨其所錄同時人詩不盡得風旨如以蔡天任漆塘邨四絕劉彥冲遊絲書七古爲題詠絕唱予讀之但見其多議論耳又錄童儼德題顏魯公祠七古葉晦叔和容齋七古送容齋別二七律皆贊之不容口然多用虛字折轉筋骨盡露沿西江派之末流而自云得老杜之祕要者又錄郭明復琵琶亭詩云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溼青衫如

著雨此妓自言其夫浮梁爲商未嘗云賈胡也惟錄僧
圓復二絕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
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
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真可
耐人咀嚼然此僧竹軒七古和韓子蒼三馬圖七古又
平率不必錄他如陳簡齋池上避暑詩長安車轍邊有
此萬荷柄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
百金贈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詞意新峭可喜雖西
江風格而能藥俗錄之可也若其水墨梅詩云粲粲江

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邨依舊惟見緇
塵染素衣猝乍閱之幾不省爲何題而亦喜而錄之此
殆由宋詩習氣蒸染至深耳

權文公嚴子陵釣臺詩潛驅東漢黑日使薄者醉焉用
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柰何清
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世道利欲相紛綸人世自今
古清輝照無垠此詩議論風格俱到當爲釣臺詩壓卷
卽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所本也容齋謂文正本作先
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改德字作風字文正殆欲下

拜不知此字亦權文公詩句所及也

坡詩中耶解摸金倉公飲上池駿于李泊先駿于巖有翼此皆無可辭之責備而容齋以爲坡詩抉雲漢分天章萬剛泉源不擇地而出如川五十本慈爲堯五十本鄭餘慶蒸胡蘆爲盧懷慎及倉公中耶等皆不失爲名語有翼藝苑雌黃燃詆坡公用事之誤意見甚淺余謂未免左祖太過也容齋論坡公二疏贊云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今詩句之失原非文比然必一一文飾之恐亦非坡公意如玉川子月蝕詩之

董秦自是李忠臣耳坡公以忠臣爲非無功而食祿者
見駭于嚴有翼而容齋又以爲不然後來李治所駭較
之有翼尤詳則容齋之曲護非也且容齋以董秦爲董
賢秦宮無論賢宮自古未嘗並稱卽可以類及而玉川
子詩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賢爲大司馬矣宮第爲
梁冀夫婦所寵其官爵未顯矣也何能與董賢並哉又
坡公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川杜公三大禮賦四
海之水皆立可也若和陶停雲詩雪立三江容齋又以
爲用此賦此恐係蘇公自造字句容齋臆斷用杜可乎

又唐書載李密從楊元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
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而劉仁軌行年
河洛記載密往來諸賊帥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
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云云諸將見詩
漸敬之容齋曰吾意此詩正其哀吟中所作也愚按隋
書李密傳明云密詣淮陽舍于邨中變姓名聚徒教授
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云云因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
者以告太守捕之密乃亡去容齋不引隋書而徒以意
斷之何耶信乎論古之難也

容齋極尊坡公而曲護之然坡公以徐凝一條界破青
山色爲惡詩容齋曰家藏凝集觀其餘詩亦有佳處因
錄數絕云水色簾前流玉露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
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蕭娘臉下彈勝淚桃葉眉
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遠客遠
遊新過橫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迥是相思樹爭遣愁
人獨自行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
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
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予反覆

讀之究不省其佳處惟天下三分二句至今傳誦然明月夜何以三分創意造語奇而未確至遠客遠遊一樹梨花兩首直是學究常言明朝漸校無多去彌拙滯不成文也一生所遇一首夸鄙可笑白身歸三字尤俗惟水色簾前一首略有清機然末二句以飛燕之寵形後宮之寂則簾聲絕絕字尙不甚工緻耳容齋云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意與坡反殆又爲元白所誤容齋嘗謂薛能詩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何於徐凝則曲恕之哉

余二十餘歲時嘗作重陽坐雨述懷詩押盡十一軫一韻自以爲前此未有後觀容齋隨筆謂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惟蕭敏申讀之曰押盡二腫一韻今攷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按此皆好奇非詩法也詩尙不可况銘也哉容齋取張文潛愛誦杜公溪回松風長五古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七絕以爲美談二詩何嘗有一字求奇何嘗有一字不奇僕少年不學鹵莽於詩不謂容齋鉅手久已爲此必知容齋述文潛之意方于詩學有少分相應耳予又考坡公七絕甚多而合作頗少

其高才博學縱橫馳驟自難爲絃外音梨花淡白一章
允屬傑出文潛所賞足稱隻眼然坡之七絕高唱猶有
數章漫識於此供愛者之諷誦焉江東賈客木綿裘會
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卧吹簾管到揚州青
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磨江上秋風晚來急爲
傳鐘鼓到西興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
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野水參差落漲痕疏
林敲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邨溶
溶晴港漾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桃

花流水鱖魚肥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遊
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張文潛愛誦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一絕而放翁識之
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
東坡固非竊人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
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愚按坡公此詩之妙自在氣韻
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且玩其句意正是從小杜詩脫
化而出又拓開境界各有妙處不能相掩故翁所見亦
拘矣

范至能春曉二絕云陰陰垂柳閉朱門一山闌干一斷
魂手把青梅春已去滿城風雨怕黃昏夕陽槐影上簾
鉤一枕清風夢昔遊夢見蠶塘春盡處碧桃花謝水西
流聲情婉轉微嫌近於詞耳其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
予獨愛其一首云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
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可與坡公溶溶晴
港一絕相配也若其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
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沈痛
不可多讀此則七絕至高之境超大蘇而配老杜者矣

崔垚以賦鴛鴦三詩得名其詩實庸下羅鄴有鴛鴦詩云一種烏鴦名字好都緣人恨別離多風致清脫勝崔作多矣而人顧莫之傳也然鄴末二句云相對若教秦女見便須攜向鳳皇窠亦粗鄙不成言語何此題之難得佳詩耶垚詩如煙分頂上三層綠劍截眸中一寸光雖然不似王孫女解愛臨川賣賦郎心迷曉夢窗猶暗粉落香肌汗未乾兩臉天桃從鏡發一眸春水照人寒諸句粗鄙之態至矣寫美人至此亦屬文章一厄而近之選唐詩者猶謂崔垚詩極旖旎惜不多見人之好惡

不同乃至是

元微之贈嚴童子詩自注童子十歲能賦詩詩題有成
人風此注最有見今人詩固不逮古人卽詩題已不堪
入目矣然微之詩如以州宅夸于樂天初除浙東妻有
沮色因以四韻曉之之類其製題猶未甚高雅簡淨也
予論唐詩小與人異東野獨愁詩云前日遠別離昨日
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卧半牀月常愁百蟲鳴使我芳
草歇洛陽晚望云天津橋下冰初結洛陽陌上行人絕
榆柳蕭疎樓閣間月明直見嵩山雪筆力高簡至此回

時除退之之與子厚之淡文昌之雅可與匹者誰乎而
人猶以退之傾倒不實爲疑陸魯望古風律體不散漫
則湊帖佳詩甚寥寥每覽其詩會卒惟恐不盡然有三
絕句可喜皮襲美不能爲也陵陽佳地昔年遊謝朓青
山李白樓惟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且將絲
絳繫蘭舟醉下煙汀減去愁江上有樓君莫上落花隨
水正東流素蘂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仕瑤池無情有
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而人以皮陸爲晚唐高手
且謂皮陸爲唱和勅敵杜牧題宣州開元寺云南朝謝

城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烟隱樓飛九十
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闌
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月色輝粉堵闌景無且夕憑
欄有今古留我酒一尊前山看春雨牧之雄直如此而
人第以豔麗盡之

養一齋詩話卷十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陶公詩雖天機和鬯靜氣流溢而其中曲折激盪處實有憂憤沈鬱不可一世之概不獨於易代之際奮欲圖報如擬古之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詠荆軻之雄髮指冠冠猛氣衝長纓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讀山海經之篇備衍微末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徒設在昔心良長詎可待也卽平唇齟齬間憂憤亦多矣不爲指出何以論其世

察其心乎如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是非苟相涉者
同其譽毀賜也徒能辯乃不見予心擺落悠悠談講從
予所之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孰若當世士冰炭備
懷抱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
厚迂戀誠可學遠已詎非迷我心固非百君情定何如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蓋
所學任天自與俗異同時必有貌爲推尊內實非薄者
必又有多方訕笑交訐其側者非其定識定力何以能
不爲之動而卒成所學也故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

轍爲警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曰達人解其會逝
將不復疑曰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然則和尙流溢
學成之候也憤激沈鬱刻苦之功也先有絕俗之特操
後乃有天然之真境彼一味平和而不能屏絕俗學者
特鄉原之流豈風雅之詣乎

漁洋以陶詩傾耳無希聲二語爲詠雪絕境不知陶詩
於風雷日月雨露雲煙吟興偶到無非絕境也平疇交
遠風冷風送餘善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幽蘭生前
庭含薰待清風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靈淵寫時雨

晨色奏景風微雨洗高林清颺矯雲翻藹藹停雲濛濛
時雨重雲蔽白日閒雨紛微微仲春遊時雨始雷發東
隅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白
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長興
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露凝無
遊氛天高風景澈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曖曖遠人
邨依依墟里煙體物之妙疇非以化工兼畫工者六代
以後積核盈箱不出風雲月露徒爭勝于一字一句之

間自詫奇特而不知其陋之甚胸有實得者無意於詩而觸物肖形都成絕境其根柢使然也愚嘗謂陶公之詩三達德具備沖澹虛明智也溫良和厚仁也堅貞剛介勇也蓋夷惠之間曾皙原思之流右丞左司尙不能盡其間與所在況餘子哉

徐仲車激激濼濼天盡頭祇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風神何限東坡謂其詩交怪放如玉川子亦不盡爾後人心眼勿爲古事往說印定子笑晚宋喻汝楫征夫詩殘陽欲落未落處照見行人

古今愁直襲仲車二句盡是改爲照見尤覺鄙拙豈真
以仲車文字怪放人不愛讀其集耶

近人論詩多以蜂腰爲病然如楊盈川天將下三宮星
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仁文雄駱義烏晚風連朔
氣新月照邊秋鼙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明皇帝火龍
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
宿凍山木帶餘霜張曲江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
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錢仲文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
冥蒼梧來怨慕自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

皆歷世相傳之名作而亦犯此病並不累其氣體何也
乃知此病在詩爲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爲佳詩
耳

宋人詩話予向以嚴羽張戒姜夔爲佳然皆就詩論詩
若黃徹之碧溪詩話更能知詩外有事在尤可敬也其
書論杜詩者十居其七頗有發明予向謂杜詩或似孟
子徹已先言之其論岑參聖朝無關事自覺諫書稀韓
昌黎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皆謬從荀卿
有聽從無諫爭語遂使阿諛姦佞用以藉口極爲嚴悚

不苟而以老杜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歲
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惜哉俗態好蒙蔽亦
如小臣媚至尊爲蓄積之厚自比稷契不爲過微之識
議過人遠矣

碧溪謂老杜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安得壯士挽天
河淨洗甲兵常不用卽孟子善戰陣爲大罪戰必克爲
民賊意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卽無逸旅葵意明朝
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卽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意避人焚
諫草騎馬欲雞栖卽嘉謀嘉猷入告於內順之於外日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意皆真見此老心曲非阿所好者詩必如老杜作方有益於人詩必如碧溪讀方有益於己嘗謂經術不通不可以作詩觀碧溪之言經術不通亦不可以讀詩也

宋詩送人洪州云干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送人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繞碑荒碧溪許爲善使事雖鄰封密邈不可移易此則碧溪之蔽也送人與詠古蹟不同何取搜羅地志不抒別情而積故實安

取此送爲哉且卽憑弔古蹟亦當經以情思緯以議論
若但取此地之人之事而數之隊仗雖工終同木偶白
來憑弔諸作晚唐人失之空宋人又失之實皆不可爲
訓也

詩積故實固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予究其
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歎老
嗟窮志向蹉跎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嫖之語皆以人詩
其獨不引爲恥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
乎此豈性情也哉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

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卽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詩之蠱臃也性情二字頗不易言更勿誤認

王荆公詩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又云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力翻成案人不甚以爲然然此案惟荆公不可翻以其人品外也若專論此案翻之亦

非無說李二曲先生云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
器器自得不願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
關懷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
爲何如人與其奔走他營何如取給稼圃之爲得故在
樊遲則不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則不可不稼不圃肯稼
肯圃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也此段議論實可爲荆公
詩下注腳但荆公非其人耳

唐喻鳧以詩謁杜牧之不遇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安得
售然牧之非徒以綺羅鉛粉擅長者史稱其剛直有大

節余觀其詩亦伉爽有逸氣實出李義山温飛卿許丁
卯諸公上如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
勢兩相高長空碧杳杳萬古一飛鳥生前酒伴間愁醉
閒多少煙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游秋臺太
山小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
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
五陵無樹起秋風皆竟體超拔俯視一切又如雪中書
懷云北虜壞亭鄣聞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

類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
骨沈氣勁頗欲追步少陵牧之與趙倚樓詩云少陵鯨
海闊太白鶴天寒是其志氣可想也烏可以玉筋凝時
紅粉和滿街含笑綺羅春等句盡其生平耶喻崑今存
詩六十三首誠無綺羅鉛粉語然皆近體無古風其近
體格頗不高警句亦罕惟鐘沈殘月隴鳥去夕陽邨雁
天霞腳雨漁夜葦條風風雪坐閒夜鄉關來舊心兩三
聯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已力妄
持論薄人哉

東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參如巧婦織錦耳愚謂千古詩如風水成文者止淵明一人辨才詩何遽語此參參詩佳句如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數聲采蠶茗茫外何處江邨人夜歸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措意清微亦似與巧織無涉至坡詩之美又不止於錦其七古豪縱處他日自謂文如萬斛泉水不擇地涌出是也此與淵明境地不同而不可以偏廢其七律以和韻弄巧直一機上婦若錦不錦猶未可定也

坡詩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不須更說知
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此固詩家翻弄之小術然詞旨
清迴可箴俗慮吾每愛誦之劉夢得詩去來皆是道此
別不銷魂吾每於客邸無聊賴時亦誦之然夢得自是
送僧詩非吾之所謂道也

予嘗謂常讀詩者既長識力亦養性情常作詩者既妨
正業亦蹈浮滑古來詩之脫口而成者富無踰靖節先
生然觀其田舍詩題紀年一年只一首合之他作一生
不過一百十餘首耳今人好作詩一年可抵淵明一生

自以爲求益不知不苟作乃有益常作轉有損也世之
好作者多必不得已余請進一策焉只取詠古蹟及詠
史兩種題自爲之此非讀書而有識力者不敢操管卽
成亦不敢輕易示人如此雖日作一詩亦能爲學識助
舍此而常爲之必爲氣體累也然此惟學子則可一行
作吏卽足胡學識之詩亦可不作退之詩云吏人休報
事公作送春詩究屬戲論耳

宋張建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
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

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員成方爲盡善此論乍闊甚佳然細衡之似太高又似太卑蓋觸手成形一一具足此造物之妙也三百篇中猶不盡能之況其下乎若徒取圓成而已則臺閣舊體平適無奇而體格字句頗無虧欠何關風雅妙詣乎又宋高復古論詩云胸中無千百家書乃欲爲詩如賈人無貲終不能致奇貨亦乍闊似佳然細衡之似太苛又似太易胸中無書誠不可以爲詩必謂致千百家之多乃有佳詩亦苛矣然第能涉獵千百家之多者卽能爲詩詩之爲教又不如是之易也

又宋周子充論詩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爲甚蓋
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亦乍閱似佳然細衡之天分
人力乃陳言詩爲甚句理殊不足詩卽文也以爲有二
事者乃後人之詩非古義也才高者語新當易云才高
者語闊思尖者語新氣和者韻勝當易云氣和者理周
神閒者韻勝綜上三則觀之作詩難說詩亦難

宋宣和間教坊大使袁鵬應制詩金瓶芍藥三千朵玉
軸琵琶四百絃此真教坊使語也今之詩人好寫富貴
家景色者亦教坊詩耳然如魏華父先生墨梅詩素王

本自難緇涅墨者胡爲亂等差元稹只知楊子白皚中
謾見聖人汗以理學經術入詠物小詩不獨寡情韻並
覺藝聖經此又矯風華而爲方正之過皆於詩格爲最
下也

宋人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冬泣竹筍冬生豈是
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理何
嘗不是而詞有迂腐直率之病此宋派也或謂宋詩少
興象類不長於絕句亦不然予於宋人千首絕句外前
已畧數宋之名絕句矣今又得思致清婉足供誦玩而

不甚著名者數首錄於此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馬途中
倒玉壺卻問路旁耕稼者夜來風雨損花無遲明騎馬
傍朱門安得梅花入夢魂慙愧高人眠正熟一生知不
受人恩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
尊有酒無風波處卽爲家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
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欲挂衣冠
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邨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到黃牛
教子孫

詩話之簡而當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詩話二十餘

則極有契會如謂法姍辭贍無復懷抱使人興感是平
熟之士偶仿唐泝漢作相似語是優孟之衣冠古人奇
懷突兀躍而騎日月之上憤而投潢汙之中不可以莊
語故以奇語寫之奇者多剽剽期於不自知俗人效步
邯鄲則杜撰難免矣周易爲大譬喻盡古今皆譬喻也
盡古今皆比興也盡古今皆詩也存乎其人乃爲妙叶
人不能反覆於三百楚辭漢魏樂府烏有能蘊藉溫雅
者乎六朝組練明麗別爲選體佳者不數篇仿之者似
乎適鬱實拙滯耳宋以山谷爲杜之宗子號曰江西詩

派嚴羽關之專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膚襲爲盛唐又何
取乎一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詩未嘗不可析理
析理之詩非詩之勝境也以上七則皆極中末世詩家
之病然亦有駁而未醇處如以中邊論詩和聲合拍爲
邊蘊藉造意爲中必爲中邊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邊
皆甜禪語也禪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詩味
則惡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爲病至難免矣甜不入於
俗乎又謂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不
知太白七古樂府時入奇放若五古則一代雅音幾復

漢魏後人萬不可以不學卽專學之亦無害也可以奇
放概之乎此等於詩家關鍵猶未盡開通也

密之之後能以簡勝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詩論
其論尤爲精澈不刊如謂漱六藝之芳潤非本也約六
經之旨乃爲本若不本之六經雖復熟精文選理有是
非頗謬者矣雖然楊子雲非聖哲之書不好何爲乎劇
秦美新蓋本之中又有本焉詩以寄興也有意爲詩復
有意爲他人之詩修辭不立其誠蓋競利而非詩賦之
正也嚴君平依著龜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

依於忠然則詩之益人何間於窮達哉知此庶乎其道
尊近體有止境古體無止境君子之於學也爲其難者
游山水無本雖模山範水道不存焉謝康樂襲晉封爵
宋代復仕不免見法與陶並稱幸矣雅之變有憫時疾
俗者然旣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惻怛雖蒙其訕譏
者猶感激焉不則失所養亦喪詩品其嬰累悔生抑後
矣齊梁陳隋詩格之降而愈下也由於詩人多仕二姓
者廉恥道喪久矣若簡文宮體後主男女唱和煬帝江
都宮掖諸作好色而淫則無廉恥無廉恥安得有氣節

哉誦其詩不知其人斤斤焉斥其詩格之卑何異向名
倡而責之曰曷不綴道論以自娛乎以上七則皆正色
昌言根極道要近之詩人爭名好奇胸次未嘗有此鄙
之爲頭巾氣僕磴磴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風化如水
易下難挽士君子無論升沈皆有世道之責必揚其波
而助之東乎

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
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景陽潘陸可坐于廊廡之間自勝矣然亦未盡允也

代以後詩或一代或一集無全人三百篇之室者以聖賢相傳詩言志思無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擇而取焉漢之樂府古歌辭及十九首氣體古質淡泊皆與三百篇爲近則皆升堂者不能謂十九首獨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氣體雖不盡與漢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猶坐廊廡則王孟韓白等將安置乎然漢之樂府古歌辭十九首與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時入三百篇入室者也茗香高視十九首而卑樂府高視漢而卑

陶在 此第以氣體論詩非知詩之本教者

茗香又謂漢詩之於二南猶春秋時之魯魏詩猶齊陶詩猶漢之文帝雖不用成周禮樂猶時時有其遺意亦不然漢詩比國風時或相似然揚厲處多以爲似春秋時之魯則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幹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漢已遠去周更遠何能似春秋時之齊也若子建直逼漢詩陶公亦三百之前裔子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漢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謂陶更降於魏豈道論乎大抵論詩有三要一曰心術二曰氣體三曰時運

心術無古今而氣體不能無古今則時運爲之不可貶也或曰氣體可不講乎曰否如晉之潘陸以逮梁陳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溫李宋之蘇黃以逮南宋之四靈逞妍鬪博尙氣弄巧皆不能不爲詩累雖一時稱巨手然皆今人之詩也氣體烏可忽哉雖然氣體當爲今之古不必爲古之古爲古之古則仿效形跡而爲古之皮毛爲今之古則獨濬靈源而爲古之苗裔曹陶氣體雖遜三百然足爲今之古爲今之古則爲時運轉而不爲時運累即可許其復古昔孟子挺亞聖之才其

文不能脫戰國風氣而究非戰國策也能謂其文與孔子異乎故作文以心術爲主氣體爲輔論文則心術氣體時運三者兼焉近人論詩不知心術氣體固屬卑下茗香不審時運而徒以氣體分升降亦非通達而無滯者也

宋景濂荅章秀才書於詩人源流甚詳而詞多不精如謂陸士衡兄弟仿子建顏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陽盧昇之王子安欲跨三謝韋蘇州祖襲靈運錢卽遠師沈宋韓昌黎初效建安張文昌過于浮麗劉夢

得步驟少陵孟東野陰祖沈謝殆皆仿鍾嶸而失之者
詞多故不及辨其所論詩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
之景濂長於文而不長于詩故致此蔽耳然明初高漫
士廷禮著唐詩品彙序彼固列於閩中五詩人者也於
沈宋第曰新聲於王右丞第曰精緻於韓昌黎第曰博
大於李義山第曰隱僻於許丁卯第曰偶對其品藻又
可解乎無論文人詩人比持論皆非易事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

顧華主謂詩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名論也然

謂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是也李宗炯
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諸公依
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俚而易
王建白樂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斷三代以後學風雅者
稀矣學頌者尤稀杜詩仰追風雅亦未及頌也謂其詩
無不實亦非也彼其運意深微屈曲得風人之虛婉者
多矣華玉末之審耳太白宗國風又兼離騷其樂府古
詩往往有沈著入微處謂其純蹈虛則窺太白亦淺矣
王岑諸公造詣淵源不可輕議大畧以晉爲始耳謂其

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風雅者安在若樸乃詩之佳境
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樸溫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
王建與樂天不相似又未必宗岑王也種種失當實誤
後人詞場名士聲譽旣樹任意雌黃吾見亦多矣華玉
詩與空同大復昌穀亞猶蹈此失乎然華玉謂空同氣
雄大復才逸昌穀情深醇駁優劣可畧而言則所謂樸
與浮與俚而易者殆指此三家之受蔽而言歟要之空
同之蔽在粗而不在樸也華玉又謂論詩者言風雅則
妄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詞林之規槩在是夫以宗

漢魏祧風雅爲不妄而不知其爲無頭腦學問乃妄之尤者也且旣不知風雅又何以宗漢魏李杜哉恐其所謂宗漢魏李杜者亦姑飾其體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實好也

空同大復貽書相箴此良友之誼而其意則主於尙氣好勝君子無取焉其詞則各申所短如大復謂空同爲覲估晦僕野俚喚積空同以大復爲太咄易寡言節七言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是也惜哉二子以之相訾而不以之相救耳然大復自言欲通古今攝衆妙虛其窳

不假聲實其質不假色與古人不相沿襲而相發明而其詩終不免摹擬古人不能擬議以成變化也蓋空同之失大復亦革之而未盡而空同轉謂其搏巨蛇駕風螭步驟不足訓何哉至大復謂古文之法亡於韓詩弱于陶尤爲誕謾前人多駁正之者予不復論

明人論詩多大言不獨大復譏陶謝也王子衡云風騷包韞本體標顯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敘墳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輾嗚呼何其誕也北征一篇原本忠愛

發以史筆根柢槃深關係宏遠乃杜集之鉅製與風雅
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詩已覺不倫况儕諸虛全元
稹輩哉彼蓋祇知意在詞表爲三百爲離騷而不知風
騷之暢敘已懷鋪陳亂始直誅匪人者固指不勝屈也
太抵詩知賦而不知比興則切直而乏味知比興而不
知賦則婉曲而無骨三緯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興
而廢賦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楊升庵援張氏集序謂晚唐詩止兩派一派學張籍一
派學賈島持論已不堅緻予謂晚唐唯韓柳爲大家元

白各自成家温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
唐風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屬後人拘執之見然沿
之者多亦可借觀時代風會今以權德輿李益及韓柳
元白爲晚唐則中唐又屬何等人乎況以温庭筠置權
德輿上以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豈博雅者所
宜出乎此雖於詩教所關者細然頌詩則宜論世未可
率爾弄筆也

白詩雖時傷淺率而其中實有得於古人作詩之本旨
是以扶人識力養人性天不可不分別擇出以求益焉

如古劍詩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孤桐詩四面無附
枝中心有通理京兆府新栽蓮詩托根非其所不如遭
棄捐贈元稹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送王處士詩
寧歸白雲外飲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歛手低眉曰文
相牀詩剗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雖充悅日用終乏周
身防華柔誠可愛生理苦已傷微陶詩形委有事牽心
與無事期申臆一以曠外累都若遺但對松與竹如在
山中時答友問詩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
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感鶴詩鶴有

不羣者飛飛在野田
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
一興嗜慾念遂爲矰繳
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羣雞前
不惟懷稻粱兼亦慕腥羶
不惟戀主人兼亦狎烏鴛
爲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
一飽尙如此況乘大夫軒
綵而觀之心甚淡節甚峻
識甚遠信有道者之言詩
可以興此類是也若重賦
詩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
恩傷友詩雖云志氣高豈
免顏色低不致仕詩朝露
貪名利夕陽憂子孫買花
詩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
賦勁直沈痛詩到此境方
不徒作若槩以淺率目之
則謬矣

香山詩數峰太白雪一卷淵明詩東野詩一卷冰雪文
避俗常自攜常以此等句在心頭轉運落筆當有異人
處又少陵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昌黎詩可憐無
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化永叔詩文章無用等蠶虎
名譽過耳如飛蠅東坡詩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
隨東風作詩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見地方有入處若騷
逐聲華自夸壇坫縱多傑構終未得門

香山讀張籍古樂府云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雅頌
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

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
詩亦知君爲人數語可作詩學圭臬予欲取之以爲歷
代詩人總序合乎此則爲詩不合乎此則雖思致精刻
詞語雋妙采色陸離聲調和美均不足以爲詩也學者
可以知所從事矣